

大唐悬疑录

# 最后的狄仁杰2

讲述帝国宰相、千古神探狄仁杰最后一年的最后一案

唐隐 著

非外借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大唐悬疑录

# 最后的狄仁杰2

唐隐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悬疑录:最后的狄仁杰.2/唐隐著.--北京:  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  
ISBN 978-7-02-014527-0  
I.①大… II.①唐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90102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张玉贞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  
印 张 10.25  
字 数 245千字  
版 次 2018年11月北京第1版  
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527-0  
定 价 4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人物表

- **狄仁杰** 字怀英，唐代武周时期宰相。因政绩卓越，武则天称其为国老；因无案不破，百姓视其为神探。
- **袁从英** 狄仁杰的卫队长，心思细腻，对狄仁杰忠心耿耿。后因故前往边关庭州，与朝中的狄仁杰一内一外，共同化解了一场场牵连甚广的阴谋诡局。
- **狄景晖** 狄仁杰的第三子，自大自负，后因故流放庭州，有所改变，与袁从英一同协助狄仁杰。
- **武则天**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，唐朝第六位皇帝，称帝期间改国号为周，定都洛阳。
- **韩斌** 袁从英救下的男童，对其极为依赖。曾经和哑哥哥相依为命多年，因此非常善于照顾人。
- **沈槐** 在袁从英前往庭州后成为狄仁杰的卫队长。对未能获得狄仁杰全面的信任耿耿于怀。

- **周梁昆** 鸿胪寺正卿，“生死簿”血案的目击证人之一。因惊吓过度，暂处于疯癫状态。
- **钱归南** 庭州刺史，看似胆小怯懦，实则城府极深，伪装之下另有所图。
- **梅迎春** 袁从英等人在前往庭州途中偶遇的胡人，性格豪爽，精通汉学，身份成谜。
- **沈琚** 沈槐的堂妹，纯真简单，对沈槐有很强的依赖，几乎言听计从。
- **沈庭放** 沈琚的父亲，脾气暴躁，行踪诡异，家中藏有大量来历不明的珍宝。
- **杨霖** 性格软弱，随波逐流，在一个神秘人的胁迫下来到长安，执行某个任务。

## 楔子

圣历二年腊月二十六日的寒夜，注定是个多事之秋。

后半夜起，刚刚停了一天的雪，又纷纷扬扬地飘了起来。位于洛水南岸、天津桥西侧的天觉寺，是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寺院。一共六进的深深院落，顷刻间便完全笼罩在雪花之下，院内贯通前后的小径上，僧人们白天才将积雪扫到旁边的空地，现时又铺上了一层新的银装，倒将整座寺院衬得比往常在暗夜中更要明亮。

寺院最里头的小院正中，伫立着一座砖砌的六层宝塔，名唤天音塔。连着半个月的大雪，将这座天音塔从上到下都覆上厚厚的积雪。此刻，朔风卷起斗拱、飞檐上的积雪，与四周纷飞的雪花汇成一片。突然，一点微弱的红光从宝塔底层圆拱形的窗洞里飘出，忽隐忽现，忽明忽暗，摇曳不定。

倏忽间，这点红光消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红光又从二层楼的圆拱窗内射出，然后，是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最终那一点红光停在了塔的最高层。塔中央的圆形桌案上，一支白色的蜡烛被点亮了，惨淡的光晕映出一张苍白猥琐的脸，暗影中土黄色僧衣包裹着一

具肥大的身躯。

这僧人借着蜡烛闪烁的微光，从怀里摸出一个薄薄的本子来，手蘸唾沫，一页页翻动着，贪婪地盯着黄色的纸页，嘴里还念念有词地低声嘟囔着什么。也不知道看了多久，他忽然被身后发出的响声惊动，急忙警惕地回头张望，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。他又侧耳倾听，只有呼啸的风声，僧人稍稍镇定了下心神，正抖索着想把手中的簿册收起来，烛光下突然出现一片大大的阴影。

“圆觉……”僧人乍听到这声呼唤，连连后退了好几步，惊恐地直瞪着眼前那个黑影。这黑影向他越靠越近，嘶哑的声音继续没有高低起伏地呼唤着：“圆觉，圆觉，圆觉……”

“不！你、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”圆觉脸色惨白，退到了墙边，脊背靠着拱形窗楣。打着旋儿的雪花扑上他光秃的头顶，寒气刹那间侵入五脏六腑，宛如死亡的气息，冰冷森严。

那黑影显然没有把圆觉绝望的呼喊当回事，继续一步步向他靠近。就在他来到圆觉近前的一尺之遥，圆觉猛一转身，抬腿踏上窗楣，嘴里发出一声绝望的狂呼，便纵身而下。暗夜中土黄色的僧袍被风雪激起，像一双张开的羽翼，带着圆觉的身躯飘飘荡荡，砸落在天音塔旁的雪地上时，竟只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响，便被狂风骤卷而去，就连前院值夜的僧人都未曾有丝毫察觉。

直到第二天清晨，圆觉的尸体才被上早课的僧人们发现，已然冻得僵硬如石，连血迹都凝结成了深红色的冰柱。他的身边散落着几页黄色的破纸片，模模糊糊地可以分辨出些字迹，似乎是用小篆反复书写的“生”和“死”这两个字。

当然，对绝大多数正纵情于岁末狂欢的人们来说，“死”这个字离得实在太远了，远到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，根本不值得去考虑。他们只想尽情享受“生”的欢乐，并妄图将这生之乐趣延长到无限，伸展至永恒……

# 目录

## 楔子 / I

第一章 寒夜 / 1

第二章 冰河 / 31

第三章 乱局 / 62

第四章 凶宅 / 93

第五章 新年 / 125

第六章 昙花 / 157

第七章 投亲 / 188

第八章 边城 / 218

第九章 黄雀 / 248

第十章 转机 / 281



## 第一章 寒夜

大周圣历二年，岁末，除夕将至。

神都洛阳连日来阴霾不散，漫天风雪不分昼夜地呼啸翻卷，全城百姓挨过整整十五个肃杀的冬日，终于在除夕前两天盼来了久违的阳光。可惜这严冬中的阳光是如此衰弱而勉强，无法带来一丝暖意。但无论如何，辞旧迎新的时刻还是不可阻挡地到来了。

太初宫前，则天门巍峨的飞檐上，积雪被狂风卷起，把阳光反射成跳跃的点点亮金，晃得人睁不开眼睛。重重宫墙之间肃穆寥落，殿宇楼阁中不见半缕生气，若不是偶尔有一队神色紧张的宫娥内侍匆匆而过，这个地方已然安静得仿佛被所有人抛弃，更别想感受到一点点节日的气氛。

则天女皇的内寝——长生院内，齐刷刷跪着一批御医，各个在寒风中哆嗦成一团，虽然眼前那扇紧闭的宫门内无声无息，这些人仍不敢有丝毫动弹，只是深深地埋着头。

长生殿内，绣金蟠龙的厚重垂帘自顶而下，袅袅的烟雾在垂帘两侧盘旋，清冽的药香和淡雅的沉香糅杂，依然掩盖不住一股

令人不快的衰败之气。这是垂垂老人身上才有的特殊气味，在病重的老者身上更显浓重，谁都知道，这气味正是来自那不可阻挡的彼岸。

无声无息中，垂帘被轻轻掀起。在外殿中坐了一上午的几个人齐齐抬起头来，垂帘内走出的那人立时被几束目光牢牢盯死。目光中有期待、有疑问、有谄媚、有怨愤、有鄙视、有冷漠，还有憎恨，不一而足。

张易之施施然端立在众人之前，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：“太子殿下、相王、梁王、公主殿下，圣上好多了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也不待回答，便款款落座，镇定自若地环视周围。

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长吁口气，梁王武三思抢先开口感慨：“天佑吾皇，天佑吾皇啊！”接着，他略显夸张地朝张易之拱了拱手，“五郎、六郎这些天来衣不解带，在圣上身边尽心侍奉，殚精竭虑，总算令圣上转危为安，真是劳苦功高啊。”

张易之含笑点头，却听一旁端坐的太平公主轻哼一声：“五郎、六郎侍奉得越好，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心中越发惶恐。母亲病了这些天，我们竟连面都见不着，更别说亲自侍奉了！这若是让天下百姓知道，只怕二位哥哥和我，都要被人唾骂。”

李显瞥了瞥太平，朝张易之略一颌首，道：“五郎、六郎辛苦了。圣上既有好转，不知道此刻是否可以面圣问安？”

张易之轻轻欠了欠身，微笑道：“圣上已睡熟了。请太子和殿下们放宽心，快回去休息吧。”

李氏三兄妹相互看了一眼，李旦沉稳道：“既然圣上已经睡熟，我们便先回去了。只是眼前有件要事，还请五郎待圣上醒来后请示圣上：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六，两日后即是除夕，按例宫中有守岁和朝贺之礼，正旦更要宴请四夷使节，以示我天朝恢宏之气，然以现时圣上的龙体，恐怕……”

张易之含笑点头，道：“这事我记得。圣上病体虚弱，恐怕近几日都不能劳累。不过新年朝贺也是件大事，还是应该郑重对待。”

武三思接过话头，道：“这事还是请圣上来决定吧，圣上虽染微恙，但毕竟是九五之尊，天佑之地仰之，圣驾亲临方能给我大周带来新一年的吉瑞祥和。更何况我大周如今四海升平、国力强盛，威仪达于天下，各国竞相依附，使臣纷至沓来，那些番邦夷狄对圣上景仰已久，都等着借新年朝贺之机一睹圣颜哪。”

李显连连点头：“梁王所言甚是。”

太平公主轻笑一声：“话虽如此说，母亲毕竟年事已高，又兼大病初愈，不宜过度劳累。我倒觉得，此次新年大典，如由太子代替圣上主持，既能替母亲分忧，又能令太子在百官和各国面前立威，不失为了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。”

武三思听着太平的话，面色一变，想要开口，却又忍住了，只是冷冷地扫了李显一眼，随后便盯牢张易之的脸。

张易之倒是泰然自若，脸上依然堆满了笑容，慢慢环顾一圈众人后，方才说道：“待圣上醒来，易之一定请圣上示下，你我只需耐心等待便是。再说，新年朝贺的一概礼仪庆典，鸿胪寺已经准备了两个月，圣上此前就交予太子殿下督管的，想必定是万事妥帖。”

李显道：“周梁昆任鸿胪寺卿已有多年，他办事还是很可靠的。昨日我还与他一起审阅了庆典和朝贺的安排，端的是一应周全。”

李旦仔细听着他的话，不由笑道：“圣上既然将礼仪庆典都交由太子殿下主理，可见对这新年朝贺的事情已经有了打算。我们还是先回去吧，等待旨意便是了。”

武三思率先离开，李氏兄妹随后也出了长生殿。来到长生院前，李旦看着那一群在寒风中已经跪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御医们，皱起眉头，凑在李显跟前耳语了几句。

李显犹豫了一下，提高声音问了句：“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一旁的内侍赶忙回道：“昨晚圣上发病，他们就在这里候着了，一直到现在。”

李显摇摇头，吩咐道：“圣上已然安寝，留二人在此待命，其余人等都先散了吧。”

太平公主朝他点点头：“显哥哥，你刚才战战兢兢地回张易之的话，我都快看不下去了。这些人可都是张易之叫来的，你此刻倒把他们遣散了，就不怕张易之……”

“太平！”李旦轻叱一声，李显却已经面红耳赤，嚅嗫道：“我怕他？我不过给他们兄弟二人一个面子罢了。”

太平公主轻笑：“显哥哥到底是个知恩图报的好人啊。”

李旦忙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太子，我看这回母亲病得不轻，主持新年庆典的事情应该会落在你的头上，你还是要慎重对待啊。梁王心中肯定不痛快，说不定会给你设些麻烦。”

李显忙问：“啊，他会设什么麻烦？”

李旦道：“我也说不好，只是给你提个醒。那个周梁昆是效忠圣上的人，我看他倒一直很谨慎，在我们和梁王、魏王之间也未显露出亲疏向背。我想，太子只需多多依赖他便是。”他停了停，又道，“另外，太子也可以从狄国老那里讨些建议。”

李显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狄国老倒是衷心可表，可惜自从并州致仕回来，我看他的精神大不如前，并州的案子似乎对他打击很大。至于那个周梁昆嘛，为人确实谨慎可靠，但也深不可测，这些年来他一直都是圣上最信任的臣子之一，在鸿胪寺卿这个位置上做了不少年，论起礼仪外事，他是大周朝第一人，这些天对我也是恭谨有加。可是他的心思偏向，却难以捉摸。”

太平公主道：“这也可以理解。如今圣体不宁，朝局纷乱，像周梁昆这样的老臣重臣，一定还在审时度势，待价而沽吧。”

一阵寒风吹来，她微微打了个冷战，笑道：“二位哥哥，咱们就别站在这里吹冷风了。快过年了，都有一大堆的事情，咱们还是忙各自的去吧。”看到李显一副困惑忧虑的样子，她又柔声道，“显哥哥，如今你是大周朝的太子，母亲这两年对李姓宗嗣改变了态度，局面比前些年要好得多，朝中还有像狄仁杰这样一心维护李唐的忠臣，你大可不必太过担心，不然反而束缚了手脚。”

李显苦笑了一下，点点头不再说话。兄妹三人缓缓步出长生院，沉默地沿着宫中的甬道向外走去。头顶上，久违的阳光再度被厚重的阴云遮蔽，身上虽然穿着最昂贵考究的裘服锦袍，严寒依然侵入骨髓，这真是令人心悸的冬天。

长生殿内，张易之蹑手蹑脚地回到垂帘后面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，宽大的龙床上，武则天还是轻轻“哼”了一声。张易之赶紧凑上去，半跪在床边，轻轻握住武皇伸出的手，低声道：“陛下，您醒了。”

“嗯，醒了一会儿了。你们在外头说的那些话，朕都听见了。”武则天虚弱地半闭着眼睛，慢悠悠说道。

张易之轻笑道：“真是什么都逃不过陛下的眼睛和耳朵啊。”一边说着，他一边仔细端详着掌心里那只微微颤抖的手，手背上暴露的青筋和深褐色的老年斑，令女皇的衰老一览无余。

武则天轻轻叹息一声：“这次新年仪式，看来朕是不能主持了。”

张易之仍然轻笑：“陛下不想主持就不主持，谁还敢说什么？”

武则天睁开眼睛看他，摇摇头道：“你啊，就是个鬼精明。六郎就比你单纯得多。”

张易之朝龙床的另一侧看去，只见张昌宗蜷缩成一团，紧闭着眼睛睡得很熟，不由会心一笑：“陛下，五郎知道您更疼六郎，您又何必老把这挂在嘴边。您就是我二人的天，就算我显得精

明些，那也是为了讨陛下您开心。”

武则天捏了捏他的脸，佯作愠怒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朕真是把你们俩给宠得不像话了。”停了停，又正色道，“五郎，传朕的旨意，今年的辞旧守岁和百官朝贺典礼，均由太子主持。并命鸿胪寺卿周梁昆即刻为太子安排一切礼仪所需，务必确保万无一失。”

“遵旨。”张易之毕恭毕敬地答应道。

武则天又合上眼睛，朝他摆了摆手：“你去吧，朕要睡了。”

张易之弓着身子退出垂帘，匆匆往殿外走去。刚一迈出殿门，他便深深吸了口室外凛冽清爽的空气，耳边传来几声聒噪，举目眺望，一群乌鸦高高盘旋着，朝着万象神宫的方向飞去。三天后的正旦，太子就要在那里接受百官朝贺和各国使节的新年上贡了。

大周鸿胪寺的官署坐落在皇城的东南角，北接重光门，东临宾耀门，距皇太子的东宫仅一步之遥。因鸿胪寺承担着朝会、宾客、吉凶礼仪等涉及帝国体面的重要事项，故此官邸建造得气派恢宏、华美庄严，竟比中书省的宰相衙门还显得堂皇富丽。年关将至，作为各国使节朝拜天朝的第一个集散点，这座二层楼的衙所更是锦幡飘扬、灯彩焕然，布置得既绚丽又庄严，官衙前各色官吏和外吏番使人来人往，从早到晚忙碌异常。

不知不觉，冬夜已至。暮鼓刚刚鸣响，往日这个时候，整座皇城都会陷入寂静。但是这些天情况却不一样，天津桥前的端门虽已关闭，两旁的左右掖门依然敞开着，为了新年典礼做准备的车马人员川流不息地出入皇城；鸿胪寺官衙内仍是灯火辉煌，一千官员仆役还在精神十足地为这一年一度的庆典忙碌奔波。

鸿胪寺正堂上，鸿胪寺卿周梁昆端坐在案前，正听少卿刘奕飞陈报公务。周梁昆年逾六十，中等身材，瘦长干瘪的脸上蓄着一部山羊胡须，黑灰色的胡须中夹杂着几缕花白。而少卿刘奕飞

则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，貌不出众，却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

“除夕守岁的宴飨、礼乐均已准备停当；正旦百官朝贺的朝仪顺序、典礼和鼓乐的安排今天下午太子殿下都审核过了。四夷觐见的名单也请太子殿下过了目，礼宾院今天分别知会了突厥、回鹘、吐蕃、龟兹、大食、于阗、天竺、波斯、昭武康等国来使……”刘奕飞手捧一部纪事簿册，一边朗朗地诵报，一边小心地端详着周梁昆的神情，心中隐隐泛起了忧虑。

刘奕飞在鸿胪寺任职五年有余，对这个顶头上司的精明强干十分了解，深知其精力充沛、意志坚强，越是事务繁杂越兴奋投入，常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也丝毫不露疲态。但此刻的周梁昆却显得很异常，脸色灰白，眼神涣散，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。

“周大人，周大人。”刘奕飞结束了汇报，轻轻掩起手中的簿册，看周梁昆没有丝毫反应，不得不提高嗓音唤了两声。

“啊？好，很好。”周梁昆如梦方醒，朝刘奕飞挥了挥手，“你去吧，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开始恐怕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。”

“是。”刘奕飞作了个揖，正要转身离去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低声道，“周大人，还有件小事。今天礼宾院来报，说两日前走失了一名突厥语翻译，叫作乌克多哈。”

“哦，乌克多哈？”周梁昆皱起眉头，眼神闪烁不定，“此人我记得，是七年前突厥犯边时被俘获的。因他汉语十分流利，也很守规矩，便征入鸿胪寺任译员，这些年来干得一直不错，怎么突然走失了？”

刘奕飞接口道：“是啊。卑职下去询问了一下，说这个乌克多哈算得上咱们这里数一数二的突厥语译者了，颇受重用。圣上，太子，乃至各位王爷，日常接见突厥重要来使，都是让他做的翻译。他为人也一直很安稳，从来没有生过任何事端。两日前突然离开馆舍，不知去向，礼宾院还派人出去找了找，却是一无所获。”

“嗯。”周梁昆沉吟着点了点头，问，“那这次典礼的突厥语翻译安排好了吗？”

“请周大人放心，已经另外安排了妥当的人选，不会对新年典仪有影响的。”

“好吧。这两日太忙，此事先搁一搁，待新年朝贺过后，如果他还不回来，再报京兆府吧。”

刘奕飞看周梁昆又陷入沉默，便低着头缓缓朝外退去，走到门口，却听周梁昆叫道：“奕飞啊，你先别走。我刚想起来，今晚上还要去东宫向太子殿下汇报典礼的准备情况。我今天的精神不太好，你陪我一起过去吧。”

刘奕飞连忙拱手称是。周梁昆站起身来，领头往堂外便走。一出门，凌厉的寒风扑面而来，两个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因鸿胪寺官衙离东宫非常近，便没有叫车辇，只是并肩匆匆而行。天气太过寒冷，两人都没心思开口说话，脚底下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步子，从鸿胪寺出门往北，沿着皇城东侧的墙边甬道经过宾耀门，往左一拐，再走上一小段，就是东宫的宫门了。

因为刚才从灯火耀眼的官衙中出来，城墙下的这条小径愈发显得昏暗，周梁昆低头努力辨别着脚下的路径，不知道为何心中感到莫名的恐惧。天太黑了，没有一丝月光，如果不是西北方向宫城里的点点灯火，这个地方简直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。好在东宫离得实在很近，马上就要到了……

突然，周梁昆听到身边一记闷响，刘奕飞似乎轻哼了一声。周梁昆笑道：“奕飞啊，是不是天太黑，踢到什么东西了？”

没有回答。周梁昆一回头，正对上刘奕飞扭曲变形的脸，紧贴在他的眼前。乘着突然间大放光明的月色，周梁昆只看见一双血红失神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瞪着自己。这已经是一双死人的眼睛了。

周梁昆将刘奕飞朝自己栽倒的身体推开，手里顿时感觉热乎



乎的黏湿，他哆嗦着伸手到眼前，殷红的血滴滴答答地往下淌。

“啊！”周梁昆终于忍不住从喉间发出一声嘶喊，跌跌撞撞地沿着墙根往前狂奔，他能清晰地感到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自己，不紧不慢，不远不近。

守卫东宫宫门和宾耀门的羽林军闻声赶来时，正好看见胸前沾满血迹的周梁昆从黑暗的甬道中疾奔而来。一瞧见打着灯球火把的卫队，周梁昆张大嘴，挣扎半晌，才吐出“生死簿”三个字，随后便瘫倒在地上，昏了过去。

洛阳城南的尚贤坊中，狄府内已经一片寂静。三更天时，狄仁杰突然从噩梦中惊醒。他自榻上撑起身来，抬手抹去额头上的冷汗，感觉心脏还在因为梦境而激烈地跳动着。书房中漆黑一片，只有一抹微弱的月光透过窗纸照进屋来，隐约映出榻前的一块方砖。狄仁杰呆呆地在榻边坐了好大一会儿，才摸索着点亮榻边的银灯，闪闪的烛光在眼前跳动起来，榻前的火盆已经熄灭很久了，屋子里冰寒刺骨。

“睡不了了。”狄仁杰轻轻嘟囔着，缓缓从榻上移下沉重的身躯。他感到双腿很麻很胀，腰背一阵阵酸痛，衰老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来到了他的身上。不久之前，他还是大周朝最受皇帝信赖、手握最多实权的宰相大人，年事虽高却精神矍铄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但是这一切突然改变了，是由于发生在并州的那桩案子吗？也许吧，然而他狄仁杰一生经历过无数的风雨，面对过几沉几浮，这么一次挫折就会把他打垮吗？何况他最终还是力挽狂澜，让事情得到了最好的结局。

“哼。”想到这里，狄仁杰对自己嘲讽地一笑，“是啊，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好的结局了。”

从表面上看，他的地位没有动摇，他的睿智又一次得到了印